

《欲望都市》作者艾米·索恩最推崇的美国时尚女作家力作

纽约职场女孩
在变成落跑新娘
和炒掉魔头老板之后
终于找到
适合自己的安稳生活

Because She Can

克莱尔单身记

〔美国〕布瑞迪·克拉克 著 魏瑞莉 译

Bridie Clark

译林出版社

克莱尔单身记

〔美国〕布瑞迪·克拉克 著

魏瑞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莱尔单身记 / (美) 克拉克著; 魏瑞莉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书名原文: Because she can
ISBN 978-7-5447-4854-4
I. ①克… II. ①克… ②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7959号

BECAUSE SHE CAN by Bridie Clark
Copyright © 2007 by Bridie Clark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252号

书 名 克莱尔单身记
作 者 [美国] 布瑞迪·克拉克
译 者 魏瑞莉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何 婷
原文出版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0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854-4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序幕 地狱来客 / 1
- 第一章 佳偶难求 / 15
- 第二章 远大前程 / 33
- 第三章 纯真年代 / 49
- 第四章 无事生非 / 64
- 第五章 与狼共舞 / 77
- 第六章 如今世道 / 87
- 第七章 霍乱时期的爱情 / 99
- 第八章 阴魂不散 / 113
- 第九章 仇富心理 / 123
- 第十章 喧嚣与躁动 / 139
- 第十一章 荒凉山庄 / 148
- 第十二章 瓶中美人 / 158
- 第十三章 过河卒子 / 166
- 第十四章 欢乐之家 / 179
- 第十五章 黑暗之心 / 189
- 第十六章 双城记 / 196
- 第十七章 天堂地狱 / 207

第十八章 新娘觉醒 / 217

第十九章 惊天巨变 / 230

第二十章 不再沉默 / 239

尾声 现世安稳 / 245

致谢 / 252

序幕 地狱来客

婚礼当天。还有两个小时，我就要步入那神圣的殿堂。

我的闺蜜碧翠斯微笑着帮我披上面纱，让它散落在我身后，并系上后背那排精美的纽扣。感谢老天，感谢亲爱的碧，这已经是我今天第一百万次在心中感叹。我们俩都注视着镜中那位美丽的新娘。她的一切看起来正是新娘该有的样子：深红色的头发梳向脑后，在后颈盘成一个优雅的发髻；完美无瑕的妆容；如瓷器般光滑细嫩的皮肤；如水滴般垂下的耳坠。

我轻轻地扭动身体，镜中的完美新娘也随之舞动。然后又回头看了看婚纱的裙摆。由“婚纱大王”王薇薇亲自操刀设计，巴黎著名手工刺绣老店的数位女裁缝缝上的顶级碎钻熠熠生辉，如暗夜精灵。

“你美得让人窒息，克莱尔。”碧说。面对身着这样一件华服的女人，再没有别的赞美比这句话更由衷、更合适了。我们俩注视着镜中大放异彩的我，都禁不住露出笑容。

新娘化妆室门口的敲门声将我们从沉醉中惊醒。

“门没锁。”碧应道。我未来的婆婆露西尔·库克斯走进来。她十分瘦小，就像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而且总是表情严肃。

“我是来送新郎给你的礼物的！”露西尔兴高采烈地冲我们嚷道。她习惯于用提高分贝来弥补在身形上的不足。今天她显得尤其瘦小，也尤其吵闹，裹在一件深红色奥斯卡·德拉伦塔礼服里，

这一件就能买三辆我妈妈的车。婚礼筹备焦虑症将她的食欲从斯巴达级别降到了埃塞俄比亚级别，街心公园的鸽子因此增肥不少。

“噢，克莱尔，亲爱的，你看起来……”露西尔停顿下来，用挂着首饰的手按着那件满是斑点、奇瘦无比的露肩裙。她过了好久都不做声，我只好将这种姿势当做是代替了一个褒义形容词。然后她停止了沉思，说：“你看起来真像你妈妈。”

拜托，别按了，拜托——等等，刚刚露西尔说了什么？真令人吃惊，露西尔，这个一向独断专行的人，却说出了我内心深处最想听到的那句赞美，而且我知道这是她能给出的最高评价，因为自从她和我妈妈在斯坦福华沙学院成为室友之后，就对我妈妈极为崇拜。

我忽然对露西尔产生了一股感激之情。而她似乎感知到了这种温情的气氛变化，有些别扭地把一个天鹅绒盒子塞到我手上。

“快打开看看！”她催促我。

我依言行事，这也是我的一个坏习惯。我打开盒子的搭扣，掀开硬硬的盒盖，在柔软的黑色天鹅绒底座上，静静地躺着一条璀璨夺目的项链，还镶嵌着宝石。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昂贵的首饰，此刻它属于我了。

“哇，我的老天！是宝格丽的，真漂亮！”露西尔盯着项链，目光里充满喜爱之情，仿佛那是她的第一个孙子。我把它戴到脖子上，这次是我们三个人依次注视着镜子里的我，绝对夺人眼球。看来我的未婚夫聘请了一位品位极高的秘书。

这时露西尔带着颤音，激动地说：“我还拿到了星期日报的样本。”说着从怀里的皮包里扯出一份报纸来递给我。

克莱尔·特鲁曼小姐与兰道尔·皮尔森·库克斯先生喜结连理。

今天，爱荷华州爱荷华市查理斯·特鲁曼（已故）和帕特里夏·特鲁曼的千金克莱尔·特鲁曼小姐，与兰道尔·库克斯和露西尔·库克斯的公子兰道尔·皮尔森·库克斯先生，将在纽约的圣·詹姆斯大教堂举行盛大婚礼。

特鲁曼小姐芳龄 27，在格兰特图书出版公司担任编辑。她以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位。她的母亲是一位画家，已故的父亲是美国诗歌协会成员，同时也是爱荷华大学的教授。

库克斯先生 31 岁，在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高盛银行担任经理。他本科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的母亲是弗莱格尔博物馆和棕榈滩历史学会的董事会成员。他的祖父是麦克文基金公司的前任总裁和董事长，而他的父亲去年从副总裁职位退休卸任。

“你还好吧，克莱尔？”露西尔低头看着我，关切地问。我顺着她的视线看下去，发现我的双手正在剧烈地颤抖，就像举着一把千斤重的大锤。庆幸的是，露西尔的注意力马上就被转移了，因为我们的化妆师杰奎丝进来了，她一把把露西尔拉到椅子旁坐下，帮她补妆。

“对了，你的妈妈到了吗？”她回过头问我，然后兴致勃勃地在杰奎丝的化妆箱里寻找她今天涂的酒红色口红。

“她应该快到了。”我看了看表，暗自企盼时间能够停止哪怕一秒，好让我喘口气。没有用，这一个月以来我一直这样企盼，可是从来没有实现过。

“我需要她帮我挑耳环。”露西尔哀号道。

碧狐疑地抬起头。的确，这非常可笑——露西尔，一位社交贵妇，拥有数个衣柜，里面都挂满了尚未拆封的高级时装，竟然

会要求我那个超龄嬉皮士妈妈帮她决定哪一套订制首饰跟她的巴黎时装周最新款礼服更搭配。自我记事起，唯一见过的妈妈的饰品就是她婚礼时用过的金色腰带。妈妈认为最放纵的享受就是她在爱荷华的一个女同性恋朋友送给她的自制草本香料泡个热水澡。妈妈的衣服从来只有绒布外套、牛仔裤和扎染服饰。

难以置信，但是很显然妈妈和露西尔在瓦瑟学院求学期间情同姐妹。在被人问及家乡时，露西尔总是回答她是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偏远小村子长大的，不过离芝加哥城很近——拜托，中间还隔着一个州呢。而我的外公家则是波士顿名流。露西尔在大学四年里近乎疯狂地追捧和模仿妈妈的社交礼仪、时尚品味、行为举止等等。我妈妈是一个处事淡然的人，她没有什么好胜心和占有欲，也不在意别人争名夺利、钩心斗角，所以我猜想，在她眼里，露西尔的这些急功近利地向上流社会靠拢的行为无可厚非，甚至颇有趣味。露西尔所付出的这些后天努力在她成功钓到兰道尔·申·库克斯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知道，兰道尔·申·库克斯可不是一般人，他出身名门、风度翩翩，而且擅长马球，曾经一度同时与五个瓦瑟学院的女孩约会，但是最终他选择了露西尔做他的妻子。当时简直就是这五个女孩之间的明争暗斗，最后只有露西尔成功地“抱得美男归”，至少她是这么讲给我听的。

露西尔抢到的好丈夫，也就是我未来的公公，花心程度实际上丝毫不亚于他的事业成功程度，可以说两方面都相当强。可是据我所观察到的来看，露西尔从来都没有对丈夫的拈花惹草、“彩旗飘飘”提出过抗议，她似乎对“兰道尔·申·库克斯夫人”这个头衔及其所带来的物质享受颇为心满意足——棕榈滩的豪宅，私人飞机，珠宝首饰，南安普敦的七间客房的大别墅，巴黎、米兰的时尚展，国际化水准的厨师、按摩师、秘书，还有曼哈顿黄

金地段的洋房。

与她恰恰相反，妈妈为了她的真爱——一个一文不名的诗人穷小子，也就是我那无与伦比的好爸爸，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她的富家小姐的身份与地位。爸爸虽然没有钱，但是却带给我和妈妈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我们家的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爸爸靠在大学授课来谋生，妈妈还要在城里的精品店出售水彩画来贴补家用，而我依靠拼命用功赢得了全额奖学金才得以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但是回忆起我的童年，我仍然觉得无比珍惜。

在爱荷华州碧绿的麦田中有一座小小的白色农舍，那里就是我的家。我家经常聚集着一群优秀的诗人、学者、剧作家、小说家，他们都是爸爸所在的大学有名的作家协会的成员。作为这个圈子里唯一的孩子，大概从十岁起，我就经常得到机会阅读这些成员的新作，并被要求给出自己的评论。对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孩子（好吧，我承认我更像个书痴）来说，一群大人在乎并且还愿意倾听自己的意见，这让我无比激动。我经常会一整个下午都窝在床上，专注地用复杂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想法和建议。可能那些大人只是在逗我，但是这种阅读优秀作品，并写出我人生中第一篇“编审意见”的经历，让我初次体验了智慧火花的碰撞与交融。这种不同寻常的快乐的童年经历指引了我的人生方向，在大学选择了英语专业，继而选择图书出版行业作为职业生涯的开端。

也许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一直以来，我的人生之路简单而又清晰。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在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中，只有我从来没有烦恼过如何做出人生选择。

我又低头看了看泰晤士报上那篇醒目的公告，突然感到双眼胀痛，盈满泪水。

“你还好吧？”碧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然后又紧握住我仍然颤抖不止的双手。

“我要烟！”我急切地低声说。她像一位尽职的士兵一样点点头。感谢老天赐给我这样一个好朋友！

十分钟后，我和碧蜷缩在楼梯间，一边吞云吐雾，这已经是第二根万宝路女烟了，一边直接就着瓶口畅饮。我们身下垫了一条毯子，这样我的婚纱就不会弄脏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个亡命徒，拼命地挥霍着借来的时间。

“不出两分钟，曼迪一定会组建搜查小分队来抓我们回去。”碧说完后不屑地哼了一声。曼迪是露西尔在兰道尔和我订婚后第二天，硬塞给我的婚礼策划人。请婚礼策划人是社交需要，但是曼迪实在是太过神经质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忠告：千万不要找未婚且三十五岁以上的婚礼策划人，曼迪就是个四十二岁的单身人士。）

曼迪和露西尔一联手，就像一台强大的推土机一样，所向披靡，无往不胜。起初，我试图对婚礼策划方案提出异议，但是很快就被她们驳回了，于是我预想的在我父母的农场上举行邀请至亲好友见证的小规模婚礼，最终升级为在著名的圣里吉斯大酒店诚邀 600 位所谓的“亲朋好友”盛装出席的社交晚会。其中包括 300 位露西尔那些脾气暴躁的棕榈滩贵妇朋友们，250 位兰道尔的商业合作伙伴，然后剩下的就是屈指可数的我的家人和朋友。

我知道我不应该抱怨——库克斯家族包下了婚礼的所有费用。妈妈是绝对负担不起露西尔全力筹备的这种规模的婚礼的。

“给你。”碧说道，递给我一杯香槟。我一口气灌下去，感觉到气泡一直冲到了头顶。她又给我倒了一杯，我再次一饮而尽。

过去两个月的生活一直是紧张而又激烈的。我的老板，就是那位社交界臭名昭著的薇薇安·格兰特，处于一种非同寻常的暴

躁易怒状态。我是在昼夜不停地工作——我可丝毫没有半点儿夸张。如果没有曼迪和露西尔的介入交涉的话，我根本连一分钟的空闲时间都腾不出来跟她们讨论婚礼的一些细节问题。我和兰道尔更是基本没见过面，尽管我们俩三个月前就订婚了。

露西尔甚至还替我们决定了婚礼的日子，而且这个日子离订婚的日子相当近。她给出的理由是不想让我们的婚礼被“埋没”在即将到来的秋季那些排着队举行的婚礼大军中。

楼道那一头的门响了，紧接着地板开始嘎嘎作响，我和碧互相挤了挤眼。

“克莱尔。”碧先开口了，然后开始啃她的粉色指甲，每次她不知道该怎么婉转地表达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举动。做了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已经能够十分准确地感知到彼此的身体语言所传递的信息，就像心灵感应一样。

“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打断她的思索，“每个新娘都会临阵退缩的。”现在我可不能临阵脱逃。也许在电影里面，茱莉亚·罗伯茨可以在当了几次落跑新娘后仍然魅力非凡，但是我们现在可不是在拍好莱坞电影，这是我的人生。订金都已经付过了……等一下，**我都在瞎想什么啊？**现在我不能临阵脱逃的原因是，兰道尔是个好男人——不，他是个**超级棒**的男人——要是我拒绝跟这样的男人结婚，那我绝对是疯了。

就在我抽最后一口烟的时候，一段记忆不期然地涌上心头——这个问题最近越来越频繁地困扰着我——那是三年前碧翠斯和哈利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算是我们好友圈子里结婚比较早的一对儿，他们选择了在碧家的花园里举行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熬夜奋战的成果，就是烤出了一个完全看不出是结婚蛋糕的玩意儿。在准备阶段，大家围坐在她家厨房的大桌子周围，用手揉着面团。

“碧，你觉得紧张吗？”一个伴娘问她。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碧很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一边不停手地拍着面团，一边诚实地回答：“兴奋是绝对肯定的，紧张可是完全没有的。”

我想到了自己的结婚蛋糕，有哪一个新娘看到这样的蛋糕会不激动万分呢？轮廓优美，十二层高，周围是栩栩如生的玫瑰花瓣和鸢尾花（花瓣都洒了不同颜色的糖霜，就像真的花粉），更不用说蛋糕表层那幅跟我的婚纱上的珠子相呼应的图案，以及盛放蛋糕的精美瓷盘。就算这座蛋糕塔的造价相当于私立大学一年的学费，那又怎么样？它真的是至尊完美，不愧是西尔维娅·温斯托克的杰作。我还能有什么别的要求？或者说我还有什么要求是不能被满足的？

通向楼道的厚重的门猛地被打开，我和碧都惊得一下子跳了起来。被猎犬抓到了！

“亲爱的克莱尔，还有可爱的碧！我刚才四处找你们呢。就剩一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就要出发去教堂了！”曼迪的脸颊通红，满是焦虑和紧张，冲过来把我从地上一把拉起来，并迅速掸平我的裙摆。“我得叫发型师和化妆师赶紧过来再给你补补妆。”

“难以置信！”在赶我们回新娘化妆室的路上，我清楚地听到她小声嘟囔了一句。我跟在她身后，无言地拖着脚走，就像结束放风的囚犯被带回牢房。

“克莱尔！”就在我们转过楼道拐角，朝着新娘化妆室走去时，妈妈向我跑过来。我立刻绕过曼迪，朝着她飞奔过去，投入那个我期盼已久的怀抱。我能感觉到我的双肩不再僵硬，背也放松下来。被人抱着的感觉真好，特别是这种紧紧的拥抱。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让妈妈头发上熟悉的淡淡的植物香味充满鼻腔。妈妈把

我抱得更紧了。“宝贝，我有东西要给你。”说着，她从皮包里掏出一个丝绒袋子，“是你外婆的珍珠项链。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喜欢这条项链，所以这可以算是你的‘一样旧东西’。”

“噢，妈妈！”我抽了一口气，用手指无比珍惜地抚摸着那些凉凉的、亮亮的珍珠。小的时候，每次暑假去外婆家，试戴外婆的这串珍珠项链都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奖励。“妈妈，它太美了。真的很感——”

露西尔打断了我的话：“这些珍珠是很不错，咳咳，不过兰道尔刚送给克莱尔一个惊喜，就是这条项链，多漂亮啊，不是吗？”

妈妈后退一步，仔细打量了我脖子上那条闪闪发光的宝石项链。“哇，我的老天！”她惊呼了一声。“真是……真是太漂亮了！兰道尔对你太好了。那么，克莱尔，下次有机会你再戴外婆的项链吧，反正现在它已经归你了。”妈妈把那条珍珠项链塞进丝绒袋子里。看到妈妈脸上勉强挤出的笑容，我很心疼。

“要不，嗯，我下次有机会再戴兰道尔送我的这条项链？”我试探性地提议，心里很清楚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不出我所料，露西尔马上就发飙了：“你说什么？不戴兰道尔送你的项链？！为什么？他一定会很受打击的。这可是他送你的结婚礼物！你别无选择，必须戴着它，只能戴着它！”

妈妈赞同地点点头，然后伸出胳膊再次拥抱我。

投进妈妈的怀抱里，我好像变成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小女孩，心里的那个空洞也仿佛被填上了一部分，我在心里暗自祈求：拜托，别让我离开这个怀抱！

“咳咳，亲爱的，我现在急需你帮我挑一副耳环，快跟我走吧。”露西尔嘟囔着说，把妈妈从我身边强行拉走了。一点一点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的感觉，比失眠一整夜后听到刺耳的闹铃响声更让我崩溃。我无助地看着她们从我身边离开。我知道我不是小孩子

了，可是还是调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克制住自己没有扑上去紧紧抱住妈妈的腿，不让她走。

就在我感觉糟糕得无以复加时，更糟糕的时刻来临了。

因为我听到了她的声音，那个绝对不会弄错的声音：低沉而又嘶哑，有力而又冷酷。这个声音在过去十一个月噩梦般的生活里一直纠缠着我。

此刻这个声音正迅速穿过走廊，一路叫着“克莱尔”，离我越来越近。

“克莱尔！……克莱尔！终于找到你了！”

如果我是一只鹿，这个声音就是汽车前灯，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将我钉在原地，动弹不得。

这一刻是真实的吗？太可怕了，我宁愿是在梦里——

“我的老天，克莱尔，我已经在你的手机和家里电话上留了他妈的十几条留言！最后我总算抓到一个你的傻瓜亲戚，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跟我说明白你在哪儿。真受不了，克莱尔，我需要你一周八天 25 小时待命，真是受够这些破玩意儿了——”

吸气，我狂乱地在心里告诉自己，没有转过身去，手掌心已经开始冒汗。这一定又是一场噩梦，绝对不是真的。

我强迫自己转过身，她真的在那儿！之前我提到过的恶魔老板：残忍无情，冷艳动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薇薇安·格兰特，一个身高只有五英尺的魔鬼。她不耐烦地斜着胯站在那里，脸上满是怒气，手里握着记事本。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无声地呐喊着。薇薇安绝对不可能真的冲进我的新娘化妆间，而且用这种眼神瞪着我，传达着每次都一样的信息——

“我需要十分钟时间来告诉你下周的工作安排。”

碧挽上我的胳膊，怒视着她，似乎准备好把她撕个粉碎。妈

妈和露西尔再次出现在门口，目瞪口呆。薇薇安强大的气场甚至已经镇住了露西尔。

“薇薇安，”我缓慢地说，“还有一个小时我的婚礼就要开始了。我已经决定了推迟度蜜月，好继续完成我的工作任务。我们不能等到周一再谈？”

薇薇安眉毛紧皱，瞪着我。她已经预料到我会这么说，这让她得以顺理成章地展开又一段长篇说教。

“克莱尔，我就知道你会以为我的计划要跟着你转！我只是要求你腾出短短的十分钟。你以为你可以逃避你的工作，就为了——”她一边说，一边轻蔑地挥舞着一只手。妈妈、露西尔和碧都张着嘴，吃惊地看着她。“这么一件无足轻重、毫无意义的破事儿吗？”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冲到房间的窗户那边，打开，然后……

“我还以为你很厉害呢，克莱尔。”薇薇安的声音里充满了嘲讽，“我以为你很有本事的。不过现在你要结婚了，我看……”

我知道她是个疯子。她并不是公司里最大的头儿，但是，这个女人对我有种莫名其妙的强大的影响力——就像她对她的多数手下那样。

“我只有五分钟时间。”我告诉她（天知道我鼓了多大的勇气才说出这句话），在抓起记事本和笔之前喝了一大口香槟。

“真是疯了。”在薇薇安的扫视下，碧“喊”了一声表示不满。“克莱尔，你只是个图书编辑，不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什么事情这么紧急，需要她在你婚礼当天闯进来？她怎么能这么对你？”

为什么薇薇安总是这么做？我思考着这个问题。

“因为她可以。”我告诉碧。

我忽然顿悟到一个可怕的事实：我的老板在我结婚当天也不

放过我，尽管这件事非常荒唐可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感激，因为它能分散我对即将来临的婚礼的注意力。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不用想怎么走过那条长长的通道；我不用想我人生的新篇章，也不用想旧日的时光；我不用想那个即将在圣坛前和我宣誓的男人，更不用想为什么嫁给一个众人称赞的优秀男人，我却一点儿也不激动？

最重要的是，我不用想六周之前吻过的那个男人。